



编者按

冬雪掩盖之下，植物正在蛰伏中积蓄拔节的力量。满目萧索之时，一抹绿会点燃对生命的渴望。草木有情，草木有韵，草木中蕴藏着禅机。如果冬天到来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当春风绿了江南岸，野菜会星星点点地在原野间冒芽，农家小院里会飘来小蒜的香气。本期以植物为题组合散文，让读者在冬的肃穆中眼前沁满绿意。

草木有情 草木有韵

让人喜爱的小蒜

■段吉雄

11月斋主



作者照片。

作者简介：段吉雄，80后。作品在《长江文艺》、《福建文学》、《滇池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刊发。著有探案系列小说集《罪案终结者》。有数篇散文600余次入选中学教辅和全国31省市高中、初中语文试卷。

的姿势像是在大海上召开盛大的舞会。

人们趁着湿润上山来了，有大人，也有小孩。提着篮子，手上还拿着小铁锹。山林里多石头，小蒜从石林、树根的罅缝里蜿蜒生长，要想挖到深藏于地缝的蒜瓣，不借助工具是不会成功的。田埂上的就好挖多了，但也要刨开层层土壤。母亲把小蒜周围的土刨开，看到埋藏在地下雪白的茎，再用手轻轻一提，亮晶晶的蒜瓣就出来了，下面还拖着几条细长的根须。绿色的蒜叶，晶莹的蒜瓣，还有略显褐色的根须。看着我手里采断的绿色蒜叶，母亲一边示范一边教要领：不要心急，拔的时候手要轻，缓缓用力，轻轻一提。就这样，母亲又拔出一根嫩绿的小蒜。

和大蒜上有数十个蒜瓣抱团不同，小蒜多为独蒜，形状也多不规则，但这并不影响它独特的魅力和人们对它的喜爱。小蒜进入农家，人们把这大自然无偿的馈赠洗净剁碎，和寂寞的辣椒拌在一起，饭桌上顿时生机勃勃起来。春天的气息，热烈的劲辣，让人血脉偾张，一根细细的小蒜能吃出丰收季节的恣意和畅快。有时候，我们薅得多了，母亲会在做面条时用它替代酸菜撒在锅里，再加上几滴香油，那青色的碎末和油珠漂浮在面汤里，和雨后狭窄蒜叶上细微的露珠一样，碗里有太阳跳舞的影子，温暖，澎湃，充满了希望。啜一口面汤，小蒜葱郁的气味中夹带着呼啸的山风、铿锵的雷声和大地翻身的声音。

几番春雨过后，地里的野菜开始蓬勃起来，蒲公英、灰灰菜、马兰头、奶浆草此起彼伏，一茬接一茬地渲染着春天的姹紫嫣红，也冲击着人们富裕的味觉和饭桌，小蒜慢慢地从农人忙碌的身影中淡出。但在树林里，石缝中，它们依然倔强地生长着，高昂着头，顶着一株白色的小花，奋力向太阳靠近。细叶上，花蕊中，有一滴滴露珠荡漾着。

乡下人对季节的感知不靠日历或者复杂的推算，他们凭的是双手，还有灵魂深处与大地的对话。正月才过，风还嚣张地在田埂上撒野的时候，农人用粗手往土地上一摊，地层深处的温度就顺着偻张的脉搏，传到了蓄势待发的地面上。

树丛中，田埂边，万籁俱寂。地下深处，一颗细小的种子感知到了徐徐向上的地温，舒适地翻了个身，伸出细长的腿，向着那温暖的地方觅去；立春后的第一场雨踩着碎步翩跹而至，滴在僵硬的土地上，顺着地缝就滑到地层深处。蜷缩的细腿在雨滴的引导下慢慢伸直、变粗，四处寻找着。除了温度，还有其他。它要为即将到来的远行做好准备。

雷声把大地彻底从沉睡中催醒，声音掠过山峰，满眼的沧桑一夜间褪去，新生的力量萌发出来。人们的目光都聚焦于这喧腾的大场景，没人发现那粒最先苏醒过来的种子偷偷钻出了地面，嫩黄的一片如针尖般粗细。青春的阳光跳跃着，把整个季节都带入到它的节奏里。那丝嫩芽也不例外，脚下顾长的根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勇气，狭窄的叶子被风和阳光染成了绿色，地下球茎经过半个季节的磨炼长成了小拇指盖般。今后也就这么大了。倒是颜色雪白，对着阳光，能看清楚里面纹路细腻的经络。

小蒜。这种从《诗经》里走出来的“薤白”，抖落了一身的沧桑，携裹着地层深处的气味，泼辣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在冬天漫长的时间里，饭桌上的颜色和对面黢黑的山峦遥相呼应，辣椒也变得干枯，面色寡淡地悬挂在厨房的墙上。即使是初春，青色也是饭桌上难得一见的偶遇。大葱、蒜苗倒是可以点缀，但惜地如金的农人恨不得把麦子种到了锅台下，哪能腾出地方给它们？小蒜生长在林间地头，随遇而安，也不用人们照顾，甚至人们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，只是在农忙回家的路上偶然一瞥，那一簇细弱的绿色才唤醒人们尘封的记忆。

春雨旺盛的时候，小蒜散发出的气味让飞鸟虫兽避之不及。因此，小蒜很少受动物侵犯，无论是生长在荒山野岭，还是田间院落，它都亭亭玉立，完整无损。新雨过后，小蒜狭窄的叶子上站着几粒细小的露珠，乘着微风在逼仄的叶缝间荡来荡去。尽管露珠细小，但太阳依然在上面闪转腾挪，洒脱

一种奇妙的草

■贺麒公

秋高气爽时，在宽阔的小区草坪南端一隅，点缀一簇簇葳蕤的小草，它静静地蔓延着，像凸凹的地形图，千山万壑，起伏蜿蜒，仿佛演绎着大陆漂移的学说。

这种色泽墨绿、青翠可爱绽放着细碎的五星黄花，给人以油画般的质感。

山乡农夫叫这种草——斑鸠窝草，直观、亲切又充满乡土气息。动物加植物合称一种草，很奇妙的名称。在我有限的认知里，只知道有一种草叫冬虫夏草；一种花叫鸽子花。由此可见，斑鸠窝草具有独特的风致。

为了真正弄明白这株草的学名，我通过微信向曾毕业于云大生物系植物科的杨女士咨询。她回复：有一种植物叫斑鸠菊。我似懂非懂，以为是同一科属，后来查看植物图片：一个是贴地之草；一个是灌木丛。南辕北辙，南橘北枳。我判断，这种草就叫“斑鸠窝”，又叫田基黄、天边菊。白斑鸠窝草，潮州地区别名为鹿含草。它们一般生长于旷野潮湿地带，广布长江以南，江浙为盛。

在夏秋季，父老乡亲们常采撷煎汤，以清热解毒，止血，降压，缓解疼痛；根茎可煲汤；花朵奇艳，盆栽出妙景。

本草与民瘼的紧密相联，赋予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质朴的精神和草木之心，使我们在潜移默化中具备了“韧”的深厚品性。

斑鸠窝草，乃是斑鸠筑巢首选的材料，它质地柔韧、茎细长，易成形，还美观，防风耐雨遮阳。斑鸠安卧其中，应该很舒适。对，舒适才是一切幸福的开始。

这种草，汁多甘甜，为草食动物所喜。

斑鸠的智慧是来自造物主还是物种进化使然？它的选择体现了顺应物性。人类真的比鸟类更聪明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地向大自然学习？比如我们的古老哲学思想起源于自然；比如现代的仿生学。

每当我瞭望着大地上的大树和小草，听见鸟儿啾啾，虫鸣嘤嘤，就会感觉温暖。哦，我们同属一个家园，我们共同拥有阳光、空气和水！

作者地址：十堰市黄石路12号

